



计伙巴哑

綦 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哑巴伙计

树 桑

插图、封面 桑春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75 字数 57,000

1977年7月第1版 1977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R10171·760 定价: 0.22元

目 次

一	码头边上	1
二	千斤重担	15
三	哑巴伙计	22
四	“啊，武小牛！”	33
五	罗耀宗设宴	46
六	革命的防线	60
七	可耻的叛徒	70
八	火眼金睛	80
九	人民的裁判	91
十	黎明之前	105

一 码头边上

一九四八年初冬的一个下午。

“呜——”，“呜——”。随着这间断的汽笛声，从淮河的支流——北涡河的上游驶来一艘小火轮，后面拖着四条驳船，象个害痰病的老年人似的“噗一嗤”、“噗一嗤”地喘着气，朝着双桥镇的码头边靠来。

这是艘从娄县来的客班轮。小火轮在一艘停泊在岸边的国民党河防警备队的汽艇后面十来公尺处缓缓停住。船老大正准备吩咐带缆傍岸，从那艘汽艇舱里钻出个戴大檐帽的军官来，指着站在船舷边的船老大嚷道：“妈的，瞎了眼啦？停到这儿来啦！”

船老大指着后面那串拖驳，苦着脸央求道：“老总，我们一向是靠在这里的，而且拖上这么四条驳船，要倒俵可不容易啊。您就高抬贵手包涵一回吧。”

那军官乱挥着手，唾沫四溅地嚷道：“放你妈的屁！抬什么‘贵手’！我这是送上级官长的快艇，捅了漏子你长三个脑袋也不够砍的。少噜嗦，快倒俵滚回去！”

船老大知道再央求也不会有用，只得无可奈何地吩咐机匠倒俵。这样足闹腾了一顿饭功夫，才把轮船退到离汽艇百来公尺处带缆傍岸。火轮和驳船上的两百多名旅客早等急了，跳板刚搁稳，便各自拿起行李物件，争先恐后地向岸上拥去。尤其是那些要赶搭开往临阳县长途班车的旅客更是抢在前面奔跑着。

但当他们跑近码头的出口处时，脚步却又放慢了。在用铁丝网拦着的出口处排着十来个国民党士兵。从他们胸前所佩的符号来看，是属于保安团的，这会子都端平着上了刺刀的大枪。一个长着对金鱼眼的军官两手插在腰上，扯直着嗓门嚷道：“不许乱跑，都给我排好队，一个一个过去，国军要查缉私货。”

看到这伙凶神恶煞样的匪兵，旅客们不仅脚步放慢下来，一颗颗心也直往下沉。大家都知道，在国民党匪兵嘴里，“查缉私货”就是敲诈勒索。大家无可奈何地忍住气排起队来，站在萧瑟的秋风中等候着检查过卡。只有那些穿着讲究或是胸前佩着圆牌证章的人才能昂首阔步地走过去，匪军们还点头陪笑地给他们让道。

几个专管搜检行李的匪兵喝令旅客把包裹解开，把里面的东西撒了一地，看到有能吃、能穿或是能变钱的东西，便指着说是“私货”，捡出来扔到旁边。另外几

个匪兵在向旅客搜身，搜到了钞票、银元或是戒指、锁片之类值钱的东西就递给站在旁边的那个匪军排长。那匪军排长瞪着对金鱼眼，一边大声咋唬着恫吓旅客，一边又监视着自己的部下，生怕他们把抢来的财物偷塞进自己腰包。

长蛇样的队伍缓慢地向前移动着……

那堆劫来的赃物一点点堆高起来，布匹、烟卷、衣服等，各种各样的日用品和食物、土产很快便堆成了一座小山。

一位老大娘带着的一筐鸡蛋被抢走了，她哭嚷着扑过去想夺回来，被一个匪兵一枪托打倒在地上……

一个中年妇女包裹里的几件衣服被抢走了，她低头饮泣着向码头外面走去……

一个单帮客商的钱包被搜去了，他刚想开口争论，金鱼眼一步蹿过来，抡起巴掌夹头夹脸地朝他打去……

人群开始骚动了，几个青年满脸怒色，握紧着拳头朝前面挤过来，也有人在抽着担子上的扁担。金鱼眼见势不妙，手按到腰间的枪套上喝道：“都排好，不许乱动，谁要敢闹事，就抓他当共产党办！”

共产党！在那虎狼横行的国统区里，光只这三个字便够落个杀头的罪名了。匪兵们一齐“哗啦啦”地拉

响枪栓，挺起刺刀直指着人群。

刚才那阵骚动暂时被镇压下去了，抢掠在继续着……

轮到检查一个小孩子了。那孩子约莫十二、三岁，瘦瘦的个儿，穿身破旧的土布袄裤，肩上搭着个小小的铺盖卷。那专管搜检行李的匪兵虽然瞧着没多大油水可沾，但反正是“雁过拔翎，过手不空”，便指着那铺盖卷喝道：“放下，解开来！”

“解什么！就一条破被絮，没啥油水好捞的。”这孩子答话不但倔强，而且还挺辛辣。

人丛中响起几声窃笑，那匪兵羞恼地骂道：“少废话，小兔崽子，再噜嗦小心挑出你的肠子来。”说着一把夺过铺盖卷扔在地上，再伸过刺刀，“嗤”的一声，挑断了外面捆扎的绳子，又拿刺刀拨拉了几下，见里面果然除了条破棉絮和一领破席之外，其他什么也没有，便一脚踢开铺盖卷，没好气地骂道：“妈的，穷骨头，快滚！”

谁知这孩子年纪虽小，却不是好惹的。他不依不饶地缠住那匪兵嚷道：“不早给你说了吗？硬骨头里榨不出油水。偏是不听，好端端的把我这根新搓的黄麻绳子挑断了，叫我拿什么来捆铺盖，你得赔我一条。”

匪军排长踱过来瞪着金鱼眼喝道：“赔你！做你的清秋大梦！老子干脆给你个连锅端，省了你小子再胡

闹。来，把他那块破油渣捎回去生火，多少也省了点柴禾。”说罢，提起穿着美国货大皮靴的脚，把散开的铺盖卷扫到了一边，接着又一脚踢在那孩子的腿胯上，把他蹬出了四五尺远，仰面摔倒在地上。

那孩子就地一个翻滚爬起来，一对喷射着怒火的眼睛直盯住金鱼眼，咬紧着牙关从喉底里迸出一句话来：“好，我教你打！”说着，猫下腰一头直朝金鱼眼的小腹上撞过去。

金鱼眼怎么也没想到这瘦骨嶙丁的穷孩子竟敢还手，猝不及防，一下被撞了个四脚朝天，脑勺碰到坚实的泥地上，两手捧住小腹，痛得呲牙咧嘴地直哼叫。

那孩子一把抓起地上的铺盖卷，挟起了拔腿便跑，旁边一个匪兵伸手揪住了他。他又踢又咬地使劲挣扎着，但毕竟人小力弱，怎么也挣脱不掉。

这时，金鱼眼已经爬起来了，拔出手枪，象疯狗样地嚎叫道：“造反啦，竟敢打起老子来啦，瞧老子不毙了你！”

那孩子停止了挣扎，挺起胸膛向金鱼眼迎上去，一面大声说道：“别乱咋唬着吓人，你开枪好了，我不怕你们这帮土匪！”

“好哇，你找死！”金鱼眼恶狠狠地咬着牙说，“你还敢骂国军是土匪，今天就毙了你，不成老子还给你偿

命——”说着，把手枪往大腿上使劲一蹭，“咔嚓”一声，子弹登膛，举起来对着孩子便扣动了枪机。

“呼”的一响，子弹飞上了半空，一个从斜刺里冲过来的人一下托起金鱼眼的臂膀，顺势又抓住了他的手腕。金鱼眼刚想挣脱，但只觉得手腕上象被铁钳夹住似的一阵剧痛。他护着痛赶紧松手，那枝手枪便到了对方的手里。

那冲上来夺枪救人的是个二十六、七的年轻人，中等身材，长方脸上嵌着对乌黑明亮的大眼睛，再配上只挺直的鼻子和一张宽阔的嘴，使他的相貌在端正中透着英气。他身穿青呢大褂，头戴宽沿礼帽，左胁下面还夹着只皮包，看装束象是个大商号里的伙计或是个做大买卖的客商。

金鱼眼刚想发作，但见对方的穿着和气度都不同寻常，尤其是那对逼视住自己的眼睛炯炯发光，更使他有点畏惧，因此，只能强压住怒气，呐呐地问道：“你……你干吗下我的枪？”

那穿大褂的人淡淡一笑：“该我问你，干吗平白无端的开枪打一个小孩子？”

“平白无端！”金鱼眼叫了起来，“你没听到他竟敢把堂堂国军骂做‘土匪’吗？那不是共产党又是什么？”

“哈哈，”穿大褂的人微仰起脸，朗声笑了起来。



周围的匪军都惊愕地看着他。笑停之后，他脸上露出轻蔑的神情说道：“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也是共产党，在你们眼里，睁眼闭眼，回头转身，到处都是共产党了！‘堂堂国军’，想不到竟然神经衰弱到了这样的地步！”

周围的群众哄笑起来。这笑声表达了大家在遭受了刚才那些侮辱之后所郁积下来的愤怒，也包含着看到那匪军排长出乖露丑之后所感到的快意。

“胡说，你敢污蔑国军！”金鱼眼吼叫起来，刚想命令自己的部下抓住那穿大褂的人，但看到对方手里那枝被夺去的手枪和似乎是对准着自己的枪口，心中有点发怵，口气重又放软了下来：“你是干什么的？干吗出头管这闲事？”

穿大褂的人冷笑了一声说：“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你们倚仗着手里的枪杆欺负一个穷孩子，我瞧不过去。你问我的身份干吗？”

金鱼眼听着口气挺硬，摸不准对方的来路，一时不敢发作，但要是就此收篷，却又觉得挂不住面子，正在尴尬的时候，一辆土黄色的军用吉普车从公路那头疾驶过来，“嘎——”地一声，停在铁丝网前面。车厢里跳出个肩章上有三条道道的军官来，挥着手喝道：“都围在这儿干吗？快让开，别挡住了道。”

金鱼眼见车里出来的是个上尉，赶紧迎上去敬着礼说：“报告长官，我们是保安团查缉私货的，有个……有个嫌疑分子在闹事，殴打国军，弟兄们正要抓他，可有人聚众闹事，把我的手枪也给下了。”

“嫌疑分子？”匪军上尉斜睨着穿大褂的问金鱼眼，右手向腰间的枪套边伸去。

金鱼眼有点尴尬地指着孩子回答：“不，……是他。”

匪军上尉朝那瘦小的孩子打量了一眼，微蹙起眉头问道：“是哪个国军挨了打啦？”

金鱼眼的脸色越发显得尴尬，顿了顿，低声回答道：“报告长官，是我。”

匪军上尉不满地朝他膘了一眼，把目光转向那穿大褂的人脸上，问道：“是怎么回事？是你下了国军的枪吗？”

在吉普车刚停下时，那穿大褂的已经迅速地朝车里瞥了一眼，看到在车厢后座里还有个戴眼镜的上校军官，正斜靠着在看一本淡灰色书皮的小册子。他知道那上尉只是个副官或是参谋之类的脚色，便踏前一步，泰然地回答道：“保安团的这几位弟兄大概是要钱短了本，出门来捞摸点油水，可又看蒙了眼，找上这个挤不出油水的乡下孩子闹了起来。这位老总冒起了肝

火就真动了枪。兄弟路过看到，怕真闹出了人命不好收拾，就先把他的枪给下了。”说着，随手把夺来的那枝手枪递给了匪军上尉。

那匪军上尉原来是瞧着那人手里的手枪有点胆虚，这时见他把枪交了出来，气也就粗了：“你从哪儿来？是干什么的？”

穿大褂的人没有回答，只是慢腾腾地打开皮包，拿出只没封口的信封来递给对方。匪军上尉抽出里面的信纸来看。这是芜湖鼎盛粮行的掌柜写给驻在临阳的四十二军军需处长的一封信。信中介本行襄理胡简平前来军部洽办公事。信后盖有鼎盛行的店戳和掌柜的私章。那匪军上尉知道鼎盛行是全省数一数二的大粮行，几个大股东都是政商两界的头面人物，同军界中也是素有往来的，因此看完信后，脸色稍稍平和了些，问道：“贵姓是胡？”

“免贵，兄弟正是胡简平。”那穿大褂的回答道。

匪军上尉又问道：“胡先生到四十二军有何公干？”

那穿大褂的人从容地回答道：“军部军需处韦处长有点军粮要在小号的粮栈里寄存一下，特地来信叫派人去接洽的。”

那匪军上尉明白这又是件同私商勾结盗卖军粮的事儿，象这类买卖不光由军需处长出面，就连一些军

长、师长也都在暗中分肥的，因此无怪这来人的态度这样傲慢，不把一个小小的保安团排长放在眼里了。但他还有点不放心，继续追问道：“你上军部去接洽公事，就凭着这么一封信吗？”

那人笑了笑说：“原来长官对兄弟还是不放心，喏——”说着又从皮包里拿出只印着“陆军第四十二军军部”字样的大信封来递过去。

匪军上尉抽出信纸一看，这是四十二军军需处发给鼎盛粮行的一封公函，信中的措辞十分含糊，只写着要鼎盛粮行“派员前来洽办公事”。但在信后和骑缝处都盖着关防，边上还有发文编号和用印人的签章，一切都符合正式的公文手续。这下匪军上尉不再有什么疑虑了，正想开口敷衍几句，那坐在吉普车里的上校却等得有点不耐烦了，连着干咳了两声。匪军上尉便慌忙钻回车厢里去。那个上校皱着眉头问道：“还没问清楚吗？”

“报告处长，问清楚了。”匪军上尉压低了声音说：“保安团有几个弟兄出来捞点油水，揍了个小要饭的，鼎盛粮行派出的一个伙计出头说了几句，就闹起来了。”

那匪军上校的眉头更蹙拢了些：“是芜湖的鼎盛行吗？他上这儿来干吗？”

匪军上尉凑到他耳边嘀咕了一会，那匪军上校的眉头慢慢地展开来，探出头去朝那穿大褂的人看了一眼，似乎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又回头问那上尉：“你查过他的证明没有？”

“查过。他还带着四十二军韦处长发给他们行里的公事，也都查看过了。”

这时，一个戴大沿帽的军官急匆匆地从码头边跑过来——他是刚才那艘河防警备队汽艇上的艇长——一路用手肘推开围观的群众，走到吉普车前面，敬着礼说：“报告长官，零四号快艇已经准备好了，请长官上船。”

那匪军上校的目光又在穿大褂的人脸上停留了一会，再向周围扫视了一下，忽然跺了下脚叫道：“叫他们都给我滚开！”

匪军上尉把手枪扔回给金鱼眼，“呼”地一声带上车门，又伸出手朝四下里挥舞着喊道：“都听到了没有？赶快滚开，耽误了长官的公事你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金鱼眼和匪兵们慌忙地搬开铁丝网，吉普车后尾喷着黑烟朝那艘停靠在码头边的快艇驶去。旅客们乘势一拥而出。一霎间，码头上的旅客散了个一干二净，只留下金鱼眼和匪兵们在收拾那些抢来的赃物。刚才发生的那件事情就象往池塘里扔下了块石子那样，在

激起了几层涟漪之后又归平静了。

那穿大褂的人走出码头之后，并没有往大街上走。他折入了一条横街，把帽沿拉下些，快步朝前走去。但在绕过了几条僻静的小巷之后，他觉察到后面有隐约的脚步声，似乎有人在跟踪。他侧身蹲下，装作系鞋带，眼梢朝后一瞥，发现是刚才码头边的那个孩子。那孩子快步奔来，怯生生地开口说道：“先生，谢谢你刚才救了我。”

“不用谢。”那穿大褂的人伸出手抚摸着这个才齐他胸口的孩子的头顶，和颜悦色地问道：“小弟弟，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武，叫武小牛。”

那穿大褂的人又问道：“家住在镇上吗？”

“不，家里没人了，我是上这儿来投奔舅舅找饭吃的。”

“你家里人都上哪儿去啦？”那穿大褂的人有点奇怪地问道。

“我娘生病死了。”小牛顿了顿，眼睛里闪出仇恨的光亮，咬着牙说：“我爹教他们……害死了。”

虽然他并没有明说这“他们”是谁，但语气中的含义却是十分清楚的。那穿大褂的人脸上掠过阵阴云。武小牛忽然问道：“你真是在大铺子里办事的先生吗？”

那人听着孩子那疑惑的口气，微笑着反问道：“你说呢？”

小牛被他这和蔼的态度鼓起了勇气，放大胆说：“我瞧着不象。”

“为什么不象呢？”那人还是笑着问道。

“因为我从没见过穿呢大褂的先生肯象你这样帮助穷人的。”

那人动了动两道浓眉，仍然和气地说：“那你以后再见到我就叫大哥好了。眼下我还有要紧事情，你往回走吧，别再跟着我了。”说罢，他伸出手又在小牛的头上一摸，轻轻地推了推他的肩膀，自己便转身朝前面巷口走去。到巷口时，又回过头来，看到那孩子还怔怔地站在原地，用依恋的眼光目送着他……。